

林繼平著

明學探微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008506

#117.3
6751



林繼平著

明
學
探
微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明學探微 一册

基本定價三元八角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林 繼 平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產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劉斐娟 于慧娟

目次

一、敘言.....	一
二、明代理學的前驅——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哲學詣境的探索.....	六
三、「學宗自然」陳白沙.....	二四
四、白沙學的形成.....	四四
五、研究白沙學的方法——兼評阮氏白沙年譜.....	六〇
六、「尊嚴無畏」王陽明.....	八〇
七、陽明學初探——從李辰冬「文學新論」談起.....	一〇四
八、靜坐教法與陽明哲學.....	一一五
九、陽明龍場悟境探微.....	一二九
十、王學真相之探討.....	一四二
十一、論王學的工夫問題.....	一六六
十二、論陽明學的「晝夜」「死生」問題.....	一九七
十三、論陽明學形成及其開拓之人生境界.....	二一二

十四、王學展現無我無相的事功·····	二二八
十五、從陽明、憨山之釋大學看儒佛疆界——禪宗「破三關」哲理的探索·····	二三八
十六、甘泉學探究與王湛比較·····	二五七
十七、論羅整菴的哲學慧境——兼述對程朱學的貢獻·····	二七四
十八、來去自如羅近溪——王門中的特出學者·····	二九七
十九、從高景逸「爲學次第」探究宋明理學真相·····	三一六
二十、從李二曲成學經歷再究宋明理學真相·····	三四三
廿一、由程朱、陸王哲學開拓中國的出路·····	三六六
附錄一：論理學家的死生問題·····	三八四
附錄二：理學家「前知」經驗的哲理剖析·····	四〇一
附錄三：由象山成學階段看陸學深度·····	四一五
附錄四：陸象山的本心哲學及其統一中國的構想·····	四三四
附 重要參考書籍目錄·····	四五—

一、敘言

王國維「人間詞話」論學問境界有云：「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屬第一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屬第二境界。「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屬第三境界。王氏就考據學的研究言，確是如此；但就中國哲學思想或宋明理學之研究言，要真有所得，又不止這三個境界了。他說的第三境界，恰好是學問有得的開始，才覓出一形上明瑩本體爲理學思想的核心，此思想核心以後隨工夫之激勵，如何逐步躍昇？層層轉進？如何變化，登於思想極峯？始見其深度？又當如何展開，向外放射，普及於天、人、事、物各層面，形成思想之廣度？這種研尋與證會，又非王氏學問三境界所能包括了。這些問題，拙著「李二曲研究」一書中，說得十分明白，讀者可以參閱。至於要學問達到這一境界，又須用些什麼方法？拙著「陸象山研究」一書敘言裡，亦有扼要說明，並及於思想淵源，如近人馮友蘭、錢賓四二先生及方外虛雲和尚等。由於私淑他們，過後另闢蹊徑，才開出自己的學問道路來。這是平生學問的自得處。縱使遭遇環境的困厄，亦奮勇直前，難我不倒。嘗於案頭書「百忍圖成」四字以自勉。如今回想起來，家庭爲我的犧牲可大了。趙玲玲教授曾對我說：「做學問，家庭總要犧牲一部分。」自然是她的經驗之談。而我做學問，家庭爲我的犧牲，又豈止部分而已？

近來講授莊子哲學，極爲佩服莊子的超脫，不爲外在的境遇所困。如果莊子應聘而爲楚相，恐怕莊學

亦非今日的面貌了。故在學術思想上要達到特殊的詣境，在另一方面，總是有重大犧牲的。莊子畢生的際遇，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自信學問深有所得，超越某一水準時，才開始寫文章，這與時下一輩青年學人汲汲成名的寫作動機，全然不同。

第一篇專文，「論理學家的死生問題」，這是蘊涵哲理極深的一個問題。如果對理學中的核心概念，即形而上的明瑩本體之內涵、功能、作用等，缺乏深度的理解，是無從探索的，更不要談寫作了。此文曾刊香港「人生」雜誌，已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繼之在該誌絡續發表王陽明、陳白沙、陸象山等一系專文，並及於禪學的探尋。我把禪宗「破三關」與華嚴的「法界觀」相會通，以華嚴哲理疏證禪宗破三關的奧義，使隱晦難明的禪理，由初關「悟道」，直至于生脫死，如何逐步躍昇，層層遞進，達致思想巔峯，都有明確的指陳與析述。從此「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看來顛三倒四，毫無系統的禪宗哲學，亦不無思想脈絡可尋。

由此，上溯老莊哲學，別有會心。再由原始老莊與魏晉玄學比較對觀，發現玄學家憑「名理」「直推向前」（郭象語），僅得老莊之皮毛，故玄學與老莊異趣。而玄學家所以曲學阿世或放浪形骸，從老莊思想的核心層去剖析，就不難獲得正確的理解。近人不察，將中國哲學思想概稱為「玄學」，這是錯誤的。如民初的「科玄論戰」，即其顯例。

復由老莊回歸孔孟，却發現了一大問題，以「論語」、「孟子」為例，有關孔孟深奧的哲理，如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言性與天道」；孟子言「養浩氣」，言「盡心、知性、知天」等等，漢儒的訓詁，清儒的考據，是不能作合理解釋的。他們就文義上的了解，尚在孔孟思想的邊緣徘徊。最能深入堂奧的，

莫過於宋明儒了。程朱、陸王對孔孟思想都有極深的契會，亦都有超越前人的解釋，朱子的「論孟集註」，最具有代表性。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程朱與陸王，無不以學聖人自命，何以他們的精神面貌與孔孟有些不類？這些不類處，倒與老莊，尤其莊子、禪宗接近，反而與孔孟存有若干距離。經過長期的思索與研判，終於獲得了解答。宋明儒是以老莊、禪宗可證驗的形上明瑩本體，亦即老莊之「道」，禪宗的「本來面目」，去詮釋孔孟的形上學，如前述「五十而知天命」等等；他們透過極深的證驗工夫後，才來闡釋孔孟思想的。他們縱然排斥佛老，但他們思想裡却含有極濃厚的佛老思想成分，所以他們的精神面貌，有些處就顯得與孔孟不同了。然而孔孟與宋明儒這些不同處，如就孔孟思想的立場言，它們含的成分是什麼？該如何探討？又該如何解釋？這一系列的問題便出現了。

前年講「論語」，特別注意這些處的探索。孔子集古代中國文化之大成，由孔子以前向上探索；直到孔子為止，並詳考孔子一生的經歷、體會周遊列國的困境，和他說的一些無可奈何、自慰自勉的話，才恍然大悟：孔孟思想中有關形上學部分，確實含有極濃厚的宗教意識，即古代中國的上帝觀念，其人酷似西方教主的形象，所以才有「天生德於予，桓韃其如予何」的堅強自信，亦才有以身殉道的主張。其展現於外，便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但中國思想始終是走人文主義的道路，故孔子並未成一中國的教主。以後孟子畢生效法孔子，孔子這一面的思想，孟子自然有所繼承，如「天降大任章」，是最佳例證。但孟子言「養浩氣」，言「萬物皆備於我」，言「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及「盡心、知性、知天」等等，與夫一些修養工夫方面的話，却啓導了此後禪宗思想的發展。而宋明儒透過佛老思想的修爲，以佛老形上明瑩之本體，代替孔孟濃厚的宗教意識，頓使儒學亦開出佛老般的形上哲學慧境，自然

就與孔孟的原來形象有些不同了。但就儒家思想言，宋明新儒學的的確確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重大發展。我們如深知由孔孟、老莊及華嚴、禪宗，如何融會為宋明理學的堅苦過程，便知此言之不誣。我們如不在思想上作多方面深入的研究，是無法洞知宋明理學的。

二十多年來，以陽明哲學作中心，在港台各學術期刊發表了不少論文，上溯陳白沙、陸象山，旁及白沙高弟湛甘泉，向下推究，又留意明儒許鍾斗（許氏金門人，著有「四書闡旨合喙鳴」，黃梨洲「明儒學案」未輯入。）及明末高景逸，與平生受益最多的李二曲等思想之詮釋，於是又成論文多篇，次為一集，題曰「明學探微」。年初洽妥商務出版，事後發現既冠「明學」，極不完備，乃採重點方式，計畫補述以次各篇：一、「明代理學的前驅——曹月川、薛敬軒、與吳康齋哲學詣境的探索」，特以他們三人作代表，來闡釋明初理學家的哲學詣境與其極限。二、「『學宗自然』陳白沙」，目的就白沙學作綜合性的論述外，並凸顯白沙與莊子自然哲學之緊密關連。我們今天如不由程明道「定性書」說「明覺為自然」及陳白沙「學宗自然」（意謂工夫灑落，本體明覺，皆取老莊自然哲學之究竟義。）之奧義去探索，老莊自然哲學的精髓，是無從理解的。時人所知老莊的自然哲學，只會攝取西方的自然主義，附比老莊，僅能知其外貌，還不如魏晉玄學之有深度。三、「『尊嚴無畏』王陽明」，主要就陽明哲學作系統的論述，期以澄清近人的誤解。四、「論羅整菴的哲學慧境——兼述對程朱學的貢獻」。程朱派的理學，演進到羅整菴，沿華嚴路線，思想已登峯詣極，無異為程朱學大放異彩。五、「來去自如羅近溪」，旨在闡發王門弟子中詣境最為特出的，雖陽明亦望塵莫及。又為治王學注意其演變發展所不宜忽視者。六、「由高景逸『為學次第』探究宋明理學真相」，乃十年前之舊作，經兩度修正補充，始為定稿。程朱一脈，由羅整菴到高景逸，其哲學慧

境之深玄，已發無餘蘊，惜乎近人多不知其所以然。七、最後則以「由程朱陸王哲學開拓中國的出路」一篇爲全書之總結，亦即宋明理學之總結。其中以李二曲開出理學的第三條道路，取代「明儒學案」以劉蕺山作爲理學之結穴。何以如此安排？自有作者的用心，一讀該文即可明白。

這一寫作計畫，根據近年授課東吳之講義，已於近日補述完畢。其中有關於鍾斗諸篇，單獨闡釋四書哲理，經抽出擬另印單行本外，其餘各篇文字，次以新作爲之綱領補綴，題曰「明學探微」，或依稀近之。然而其所探尋的隱密處，微妙處又在那裡？一言以蔽之，理學之核心概念或形上明瑩之本體而已。不但明學如此，宋學亦然。只要抓住此核心概念，上溯禪宗、華嚴、老莊，皆可迎刃而解。這是中華文化的精髓，道佛思想的卓絕貢獻，實爲儒家孔孟所不及。而儒家人文世界之開拓，仁道精神之彰顯，亦非道佛思想之所長。將此二者熔爲一爐，鑄成內聖外王，全體大用之學者，則是宋明理學的重大貢獻。此書雖以明代理學爲範疇，實則宋代理學皆可渾括於其中。如視爲中國思想的縮影，亦未嘗不可。由程朱、陸王哲學開拓中國的出路，既可展示傳統與現代如何銜接，又可彰顯理學的大用，也是作者多年來治學的心得。至於新舊諸作，前後竟有相距二十年以上者，筆力語調，顯然有極大出入，爲存其真，不便刪潤。而區區學詣，積數十年之力，才超越了王國維說的學問第三境界，內子張維學女士出力尤多。特書誌感，表示不忘，亦知立言之不易。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元月廿五日於新店

二、明代理學之前驅

——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哲學詣境的探索

一、探索宋明理學的途徑

明代理學，乃宋代理學的延續，但在延續中，却有極大的擴展，其思想獨特的詣境，往往為兩宋理學諸儒所不及。其中關鍵性人物，固然是元代的許魯齋（衡）。魯齋建議元世祖定朱子學為官學，並以宏揚朱子學為己任。在此政治、學術雙重力量影響之下，程朱之學，尤其是朱子學，遂成為此時中國思想的主流。由元而明，相沿不替。故就官方學術言，整個明代都是朱子學的天下，亦無不可。（清代亦然。）在此對比之下，象山之學，不免式微，而一蹶不振。及到王陽明崛起，由朱子學轉手，接近象山，倡良知之學，為明代理學放一異彩，與朱子抗衡，形成朱、王對峙之局。而宋明理學中程朱、陸王兩大學派，由此正式定型，而壁壘森嚴，界限分明，各展現其思想之特色。這些歷史的回顧，皆為近人所知者。

然而，我們如深一層研究，即使程朱派的理學家，舉其著者，如明初的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稍後的陳白沙（白沙為康齋弟子，由程朱學一變而類似康節。）及明代中葉的湛甘泉（甘泉為白沙高弟，其學近程朱，反而與乃師不類。）羅整菴，稍後有呂涇野，明末更有高景逸、劉蕺山（蕺山師事許敬菴，由

程朱一變，而接近陸王。（黃石齋（名道周。其學亦接近陸王。其哲學詣境，較劉蕺山爲高。）等。其中以陳白沙、湛甘泉、羅整菴、高景逸最爲特出。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他們，程朱之學在形上哲學中，其詣境之高妙，即不可能完成。這實是南宋以來，程朱派思想的重大突破與發展，惜乎近人囿於黃梨洲著「明儒學案」的見解，多把他們思想上的特殊貢獻忽略了。至於陸、王派的王陽明，因倡良知之學，陸學遂成王學的前驅，而象山本心之學的真面，亦隱晦不明。陽明門弟子滿天下，其思想力量之壯濶，斷非定官的朱子學所可比擬。然而陽明良知，其最高層面的哲學意義是什麼？這與陽明創建煊赫的事功有何關連？而陽明學的發展演變與象山學一般，逐漸失真走樣，又是爲什麼？單就形上哲學的詣境而論，陽明弟子中如蔣道林（「明儒學案」中之楚中王門）穆元菴（北方王門），及泰州學派的三傳弟子羅近溪，這些傑出的王學者，其造詣之高卓，亦非陽明所能企及。誠然，王門的高弟，如王龍溪、王心齋、^D鄒東廓、聶雙江、羅念菴等等，皆負盛名一時，而作者特舉出不爲黃梨洲所重視的蔣道林、穆元菴，並斷定其哲學詣境超勝陽明，又是爲什麼？

我們如要切實解答上面一系列問題，並洞察前述一些程朱派學者的卓絕貢獻，探討明代理學途徑的選擇，就很重要了。須知明、清之季理學的發展，造詣最爲精卓的，是關學的第二大師李二曲。他既非「王學後勁」，亦非「朱陸折衷」。其學問之淵博，不亞於朱子，而主「經濟適用」；其形上哲學詣境之高卓，又超越象山、陽明。象山認爲綜合朱陸之長爲不可能，而二曲確實做到了。因此，二曲實開出程朱、陸王外的第三派——極富於創造性的綜合派。我們今天要洞知程朱、陸王之學，乃至全部宋明理學的底蘊，走二曲路線，實是一條最有效的途徑。作者早年即遵循這條路徑探究宋明理學，今補寫本文，探索明初理

學家曹月川、薛敬軒與吳康齋的哲學詣境、及陳白沙等以次各篇，自然亦必遵循這條路徑。這是作者先要說明的。

二、宋明理學思想之核心

從這條探討路徑，我們不難獲得一重大發現，即宋明理學，儘管各家說法互異，用語有別，但其間却有一共通點，就是此一核心思想之存在與認同，為宋明諸儒絕對不可缺少者。如果缺少這一核心思想因素，則理學思想絕難成立，至於深造自得，入思想之淵微，更無論矣。這可從下面各家學說命名之含義，獲致有力的證明。

周濂溪先在「太極圖說」中創太極觀念，之後，在「通書」中又創誠的觀念，二者是否異名同實？指謂的是什麼？邵康節倡先天之學，其「先天」一詞的意義，又是什麼？張橫渠在「正蒙」一書中，特別揭示「太虛」觀念，如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宋儒正式提出本體一詞，應自橫渠始。然而其太虛本體的義蘊究竟是什麼？程明道、程伊川提出的觀念又不同，他們極端強調「天理」。明道云：「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表示與濂溪學脈無關。此外，他在「識仁篇」則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可是在「定性書」中，又把性的觀念特別突出。這三者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單是「北宋五子」為他們學說的中心，便創出這麼多名稱來，已令人眼花撩亂。到了南宋，就比較簡單，朱子是「綜羅百代」、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者，自己並未創造什麼特殊的觀念。而陸象山則不然，他的學說，逕稱為「本心」。並云：「字

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說：「此理充塞宇宙。」這些名句，令人如墮五里霧中，你能理解它們的眞實含義嗎？元代理學沒有顯著成績，但是一到明代，却又大放異彩。陳白沙爲他的學說，特命名爲「自然」，如云：「學以自然爲宗。」王陽明大倡「良知」之說，爲近人無不知曉者。明末高景逸抑王尊朱，他的學說，易名爲「中庸」；並說：「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至於劉蕺山則取中庸篇的「慎獨」一義，他的學說，又叫做「慎獨」。白沙、陽明、景逸、蕺山，他們各人爲其學說中心命名迥然不同，你能判知他們講的究竟是什麼學？理學自周濂溪草創以來，直到明末爲止，稍作歷史的回顧，他們的學說，便出現五光十色，這麼多名稱。凡稍爲涉獵宋明理學者，無不爲這些繁多的名言所眩惑、所困擾。縱然能用西方哲學的方法與各種不同的觀念爲他們理出一個思想頭緒來，但作者很懷疑那種中西比附解釋的方法，只能觀察思想的表相，並未觸及思想的裏層、乃至思想的核心，甚而曲解、誤解，自說自話而已。

我們今天真要探得宋明理學幾分真相，不要隨意解釋，使宋明理學變成西洋式的哲學，應該把研究路線作大幅度的修正，回到宋明理學之自身，已如前述，從李二曲着手，確是一條最好的研究途徑。他具足程朱、陸王的優點，沒有他們的缺失；更可貴的，是「吐人不敢吐之隱，洩人不敢洩之祕」，宋明理學中的奧祕，可說和盤傾出。只要我們也用宋明儒的「主敬」工夫，讀懂二曲的著作，並不困難。（何以要用主敬工夫？這就涉及研究的方法了。）他說：「要有眞工夫，纔有眞本體。」工夫與本體的關連，又如此密切。按本體一詞，自張橫渠指出後，陸象山偶爾使用，如「心之（本）體……」，但未明白道出，此後王陽明用得最多，及到李二曲，更洩露它的一切祕密。本體是什麼？是一可實證的形上哲學的境界。二曲則把它的內涵界定爲「虛、明、寂、定」四大特性，並釋云：「虛若太虛，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

山嶽。」理學家的一切神祕的前知經驗，均由此而來。內存諸心，即可以成聖成賢，向外推衍，又成宇宙萬有的根源。探尋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宋明理學中一切令人迷惑不解的繁多名言觀念，如前面所陳述者，其含義是什麼？現在可得一解答，總不外這個形上光明本體而已。緣於各人依據古代典籍不同，並為切合自己所體悟者，因此使用的名稱，亦有種種之不同。作者常稱為理學中的核心概念。此核心概念，可以斷言，各家絕對一致；不然，便不能稱為理學了。（按「理學」之名，創始於陸象山，以後王陽明示與朱子有別，改稱為「心學」；但究理或心最高層面的意義，均指謂此形上光明本體言。理學或心學之名，均取義於此。）只要我們能由悟入工夫，切實認識把握此一核心概念，則理學中一切高玄莫測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三、曹月川的哲學詣境

以上費如許筆墨，即在為探索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等一輩明代理學的前驅人物的哲學詣境鋪路。由此順流而下，述及白沙、陽明，即不費氣力；從此逆流而上，探尋宋代理學，亦可洞識其究竟。進而更可了悟宋明理學對現代人生具有何種意義？它在中國文化傳統與創新過程中，佔據什麼位置？尤其對當前苦難的中國如何統一富強、而可大可久？我們從宋明理學中，亦可獲得重大的啓示。這些問題，牽涉甚廣，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裏，我們專說明代理學的前驅人物的哲學詣境，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現在先說曹月川。

曹端號月川，河南滎池人。明成祖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登乙榜第一名（即解元），授山西省霍州學正。卒於霍州，年五十九。終其一生，僅任低級教育主管，固無政治地位可言。但在學術上，則居於開路先鋒的地位，劉藁山喻之爲周濂溪，開導明代理學的發展，不無重大貢獻。

黃梨洲說：「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見黃梨洲「明儒學案」卷四十四諸儒學案上二）觀此，月川治學路徑與程、朱並不類，倒與明道、象山接近。茲引錄「月川語錄」數則，以窺探其哲學詣境之一斑。

「月川語錄」云：「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自漢儒提出天地人三才之說，儘量提高人的地位，使與天地並立爲三，而加以證實的，却是宋明儒。象山說：「此理充塞宇宙。」因此理之理字的意義，即形上光明本體之異名；究其量可與宇宙同其大，故象山才如是云。同理，月川用「此心」，其心字意義，亦與「此理」同，故就顯發吾人潛藏心性深處的形上本體之量言，確可與天地並立爲三，居於同等地位。

語錄又說：「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從這一則語錄可以看出：理既無形象可見，又能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按過去、現在，乃至未來，惟此本體流行而已，故月川始如是云。）難道不是象山的此理嗎？而此理與上述此心同義，在此亦可證明。不僅心、理同義，即周濂溪的太極觀念，亦與此同義。就思想的考證言，理應如此；但就工夫的證驗言，一目瞭然，也就不必分